

穿越时空的少女

〔日〕筒井康隆 著 丁一虫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——求求你，请不要擦去我的记忆！
——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
穿越时空的少女

〔日〕筒井康隆 著 丁丁虫 译

時をかける少女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越时空的少女/(日)筒井康隆著;丁丁虫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9. 7

ISBN 978-7-5327-4815-0

I. 穿… II. ①筒…②丁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日本—
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2488 号

時をかける少女

Copyright © Yasutaka Tsutsui 1976, 2006

本书根据角川文库出版社 2007 年版译出

穿越时空的少女

[日]筒井康隆 著 丁丁虫 译

责任编辑/李洁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 插图/安劼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67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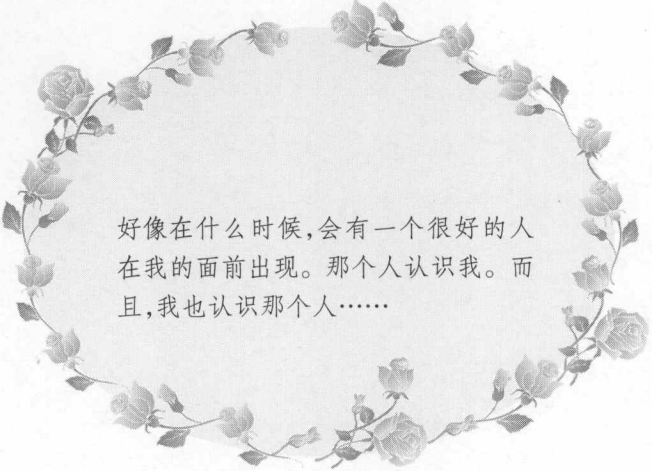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815-0/I · 2689

定价: 1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严重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 T: 0512-52397878



好像在什么时候,会有一个很好的人
在我的面前出现。那个人认识我。而
且,我也认识那个人……

目 录



穿越时空的少女

1

噩梦的真相

115

无尽的多元宇宙

189

《穿越时空的少女》之文采

232

穿越时空的少女



1 理科教室的黑影

放学后的校园里总是静悄悄的,颇有些寂寞的气息。偶尔会有一声开关教室门的声音,回响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。隐约传来肖邦的波兰舞曲,不知是谁在音乐教室里弹奏钢琴。三年级的芳山和子与同年级的深町一夫、浅仓吾朗一起,刚刚结束了理科教室的打扫。

“差不多了吧。我去倒垃圾,你们去把手洗干净。”

“哦,那就交给你了。”

一夫和吾朗肩并着肩朝洗手间走去。和子看着他们两个的背影,忽然觉得有点想笑。这两个人的组合实在有趣得很。一夫是高而瘦的类型,吾朗则是矮矮胖胖的。两个人的学习都很不错,不过吾朗是个很用功的人,而且一贯都是直性子,可一夫却是个梦想家,看上去整天都浑浑噩噩的,不晓得一天



到晚都在想些什么,总让人感觉有点古怪。

在洗手间里,吾朗一边洗手一边仰头望着一夫说,“喂,我说,那个芳山,脾气挺好,长得也挺可爱,可是不是母性之爱太多了点?”

吾朗有个癖好,喜欢故意用些很复杂的词汇。一夫眯着他那双成天朦朦胧胧的眼睛,低头看着比自己矮二十厘米的吾朗说,“哦,怎么了?”

“什么怎么了。你没这么觉得吗!”

吾朗总是挺着胸脯,他的脸又红又圆,看起来总像在使劲儿。

“芳山简直就是拿咱们当小屁孩看。嗤!‘去把手洗干净!’”

“唔,是吗……”

一夫依旧是一副做梦般的神情,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句,慢吞吞地继续洗他的手。

和子把垃圾扔到教室楼后面的垃圾房,回到理科教室。她握住隔壁实验室的门把手,要推开门把打扫工具放进去。



这间理科实验室是放理科实验器材的房间，里面有两扇门，一扇和理科教室相连，另一扇通向走廊。和子推开的是与理科教室相连的那扇门。

“咦？”

和子的手停住了，没有推门。她好像听到实验室里有什么动静。

这个房间虽说是实验室，其实几乎没有什么能供进行理科实验的空间。说到底也就像个杂物堆放室一样，塞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里面有各种生物标本、骨骼模型、剥制标本、药品橱柜等等，全是些让人不大舒服的东西。和子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别扭的感觉，但在其他女生当中确实也有人从来不敢踏进这个房间。

“奇怪，应该没人的呀……”和子自言自语道。

随后她又低声问了一句，“难道是福岛老师？”

——不会，不可能的，和子想。就在不久前自己刚刚看到福岛老师出了实验室，在走廊里锁上房门之后回去了……那到底是谁呢？和子虽然有点害怕，但她鼓了鼓气，下定决



心推开了门。

哐当！实验室里响起一声玻璃碎掉的声音。

“谁？谁在那里？”

和子眯起眼睛打量这个昏暗的房间。房间正中的桌子上摆着许多试管，还有一只掉在地上摔碎了。碎片的周围还有一摊液体，好像是从试管里淌出来的。这摊液体正在微微冒着白气。

——是有人在做什么实验吗……可会是谁呢？做实验的人又在哪里？和子边想边往桌子走去，桌上的试管旁边放着药瓶，她想看看上面的标签写的是是什么，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从药品柜后面跳出一个黑影，一下子窜到通往走廊的那扇门前面竖着的屏风后去了。

“啊！”

——是小偷？和子的身子顿时僵住，她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，怔怔地动弹不得。

“是谁？！”和子忍不住叫了起来，“别吓我！快出来！”

通往走廊的门咯吱咯吱直响。



“别想跑到走廊上去!”和子朝着屏风那边叫喊,“那扇门已经锁上了!”

在和子的潜意识里,隐约觉得自己一旦停止大声叫喊,弄不好就会被吓昏过去,所以她不停地大叫,给自己壮胆。终于,门的声音消失了。屏风那头窸窣窸窣的声音都沉寂了下来,房间里再一次恢复寂静,却更让人毛骨悚然。

“我知道了!是深町吧?要不就是浅仓!你们是想吓我吧?”

和子边说边蹑手蹑脚地慢慢朝屏风后面走去。屏风后面还是没有人回答。和子死命压住自己的恐惧,小心翼翼地把头探过屏风后面,随即便讶异地惊叫一声:

——啊?!

屏风后面连半个人影都没有。

2 薰衣草的芬芳

“哎呀,怎么回事?”



和子吃惊地喊道。刚才的人影肯定不是幻觉,肯定也不是自己眼花了。和子确信自己看到了一个人影,而且那个人影也确实是躲到屏风后面了。

和子试着拉了拉通往走廊的房门把手。锁得好好的。这就是说,那个人影不可能从这扇门里逃出去。那他到底去了哪儿呢?

凭空消失了?——怎么可能。不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。但如果不是凭空消失,眼前这个灵异事件又确确实实找不出别的解释。和子沉思着,慢慢退回到放试管的桌子旁边。

这时候和子意识到从刚才进到实验室里的时候开始,房间里就有一股隐约的香味,似乎是摔碎的试管里盛的液体发出来的。

“这是什么味道?”

这是一种很好闻的香味,和子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闻到过。——在哪里呢?这个气味我知道的——香香的、让人怀念的气味……这种味道,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时候……

她拿起桌上三个开着盖子的药瓶中的一个,看了看瓶上



的标签,可惜看不懂。

忽然间她的意识恍惚了一下。那股甜香忽然浓烈起来,袭入她的鼻孔,让她禁不住打了个趔趄,随后便慢慢瘫倒在地上,失去了知觉。

过了一两分钟,一夫和吾朗已经收拾停当准备回家了,他们来到理科教室找和子。

“喂,芳山,走吧。我帮你把包拿来了!”

吾朗大声说着,咣当一声推开教室的门走了进来。看到空无一人的教室,他回过头望了望跟进来的一夫,皱起眉头。

“搞什么呀,垃圾还没倒完吗。肯定不晓得碰上了谁,一起叽叽呱呱去了。女生就是喜欢扯八卦。”

“唔……不会吧。”

一夫白皙的脸庞上依旧是一副恍惚的神情,黑色的眼珠转了几圈,伸手指向开着的理科实验室的门说:

“是在实验室里吧。放扫帚去了。”

吾朗没搭话,提着自己与和子两个人的书包摇摇晃晃走进实验室里。



“果然还是不在！”

吾朗像是打赌赢了一样叫道。

话音刚落，又发出一声女人般尖锐的悲号。一夫意识到那是吾朗的尖叫，赶忙慌慌张张地奔进了实验室。只见芳山和子倒在地上，吾朗傻站在一边。

“和子这是怎、怎么了？死了？”

吾朗用颤抖的声音对一夫说。

“别讲傻话，怎么可能死了。”

一夫来到和子身边，轻轻摸了摸她的手腕，把了她的脉，随后把她的上半身扶起来。

“没事的。来，你帮忙抬一下她的脚。”

“干、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去医务室啊。看起来她像是贫血晕倒了。”

一夫和吾朗抬起和子软绵绵的身子，把她抬到医务室。医务室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们把和子放在床上。

“我去叫个老师过来，”一夫对吾朗说，“你去把那边的



窗户打开,然后弄点水,给芳山的额头冰一冰。”

吾朗惴惴不安地点点头,没有说话。一夫出去之后,吾朗打开窗户,用水浸湿了自己的手帕,轻轻地放在和子白皙的额头上。

“一定是太累了,”吾朗带着哭腔说,“那么大的教室,只让三个人打扫,岂有此理嘛。”

一夫还不回来。吾朗于是不停地取下干掉的手帕,浸了水,再敷在和子的额头上。

“快醒过来嘛,哪,芳山。”

吾朗都快要哭了。

终于,一夫带着还在办公室的福岛老师回来了。福岛老师是三个人的理科老师。

“唔,贫血昏厥了啊。”

老师简单查看了一下和子的情况,说。

正说着,和子醒了过来。

“啊……我、我怎么了?”

“你因为贫血昏倒了,在实验室里……”



听到一夫的话，和子想起了刚才的事。她稍稍休息了一会儿，把遇上那个奇怪人影的事告诉了大家。

“哎！还有这种事？”

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不过，有点奇怪的是……”一夫说，“找到你的时候，桌子上没有药瓶，没有试管，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气味啊。”

“啊，真的？”和子吃了一惊，“奇怪，我明明……”

嘟囔了一半，和子从床上爬起来。

“那我就去再看一次。大家跟我一起去吧。”

福岛老师赶忙摆手。

“喂喂，我说，贫血的人一定要静养。你身体没事了？”

“嗯，没事了。”

“是吗。好吧，那我也一起去。”

老师也站了起来。

四个人又一次回到实验室。确实就像一夫说的，桌子上什么都没有。地上也干干净净的，那些试管碎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